

西湖二集





西湖二集

上冊

周清源著

第一輯
第三十四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西湖二集序

天下山水之秀，寧復有勝于西湖者哉。自昔金牛獻瑞以來，水有明聖之稱。宋仁宗詩：有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之句。白樂天之餘杭形勝四方無。范希文之西湖勝鑑湖。蘇東坡之西湖比西子。柳耆卿之桂子荷花，真令人艷心三竺兩峯間也。予揆其致，大約有八。猶夷澹宕，嘯傲終日，直闔閣間物，室中單條耳，不聞其有風波之險也。可坐可臥，可舟可輿，水光盈眸，山色接牖，不聞其有車殆馬煩之病也。亦有清音，亦有絲竹，繡轡香輪，朱簾畫舫，曳冰紈霧縠，而掩映于綠楊芳草之間，所謂紅蕖映隔水之粧，紫驪嘶落花之陌者。觸目媚人，不聞其有岑寂之虞也。水香蘋潔，菱歌漁唱，鶯鳥交啼，野鳧戲水，龍井之茶可烹，虎跑之泉可啜，環堤之酒壚可醉，嫩草作裯，輕舟容與，富者適志，貧者愜心，不聞其有榮枯之異也。春則桃李呈芳，夏則芙蓉設色，秋則桂子拖香，冬則白雪幻景，其雨旣奇，其晴亦好，白日固可遊覽，夜月尤屬幽奇，不聞其有不備之美也。梵宇名藍，龍宮古剎，金碧輝煌，鐘磬相聞，可停遊屐，可搜隱蹟，尋幽或以竟日，耽勝迺以忘年，不聞其一覽卽盡，索爾無餘也。幽人勝士之場，古佛垂教之地，孤山懷其高踪，法相參其遺蜕，永明壽乃彌陀化身，事事可師。天竺二

東溟之道德隆重。高皇帝稱之爲白眉法師。亦有宗泐。稱爲泐翁。迫以官而不受。高僧哉。高僧哉。是以入道場則利名欲拚。緬高風則火宅晨涼。法身長在。歷劫不灰。觸處可以醒我之昏迷也。入三潭而喁喁不驚。遊斷橋蘇堤。而兩公之明德如在。以是知魚鱉咸若存聖世之風。高賢長者留千秋之澤。彼豪暴之吏。亦復何存。蓋前人者。後事之師矣。流芳遺穢。其尙鑒之哉。况重以吳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載。流風遺韻。古蹟奇聞。史不勝書。而獨未有譯爲俚語。以勸化世人者。蘇長公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而使眉目不脩。張敞不畫。亦如葑草之湮塞矣。西湖經長公開濬。而眉目始備。經周子清原之畫。而眉目益嫵然。則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卽白蘇賴之矣。予覽勝西湖。而得交周子。其人曠世逸才。胸懷慷慨。朗朗如百間屋。至抵掌而談古今也。波濤洶湧。雷霆震發。大似項羽破章邯。又如曹植之談。而我則自媿邯鄲生也。快矣乎。余何幸而得此。咄咄清原。西湖之秀氣將盡于公矣。乃謂余曰。予貧不能供客。客至恐斫柱。剝薦之不免。用是匿影寒廬。不敢與長者交遊。敗壁頽垣。星月穿漏。雪霰紛飛。几案爲濕。蓋原憲之桑樞。范丹之塵釜。交集于一身。予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則司命之厄我過甚。而狐鼠之侮我無端。予是以望蒼天而興歎。撫龍泉而狂叫者也。余曰。子毋然。司命會有轉局。狐鼠亦有敗時。且天不可與問。道不可與謀。子聽之而已矣。清原唯唯而去。踰時而以西湖說見示。予讀其序而悲之。士懷材不遇。蹭蹬厄窮。而至願爲優伶。

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願生生世世爲一目不識丁之人。眞令人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豈非郡有司之罪乎。夫良玉而題硃碓。則泣下和之血。駿馬而駕鹽車。則垂伯樂之淚。此亦有心者之所共悲。而有目者之所共悼矣。昔阮嗣宗好遊山。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陳子昂詩文不爲人知。時有賣胡琴者。索價百萬。豪貴無售。子昂突出以千緡市。次日集宣陽里第。具酒餚羣飲。置胡琴撫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師。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足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遍贈座上諸客。聲溢都下。唐球好苦吟。撚稿爲丸。納之大瓢中。投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有識者接得之曰。此唐山人詩瓢也。周子間氣所鍾。才情浩汗。博物洽聞。舉世無兩。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磊魄。以小說見。其亦嗣宗之慟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詩瓢也哉。觀者幸于牝牡驪黃之外索之。 湖海士題于玩世居

西湖二集總目

上 冊

卷之一

吳越王再世索江山

卷之二

宋高宗偏安耽逸豫

卷之三

巧書生金鬪失對

卷之四

愚郡守玉殿生春

卷之五

李鳳娘酷妬遭天譴

卷之六

姚伯子至孝受顯榮

卷之七

覺闍黎一念錯投胎

卷之八

壽禪師兩生符宿願

卷之九

韓晉公人奩兩贈

卷之十

徐君寶節義雙圓

卷之十一

寄梅花鬼闌西閣

中冊

卷之十二

吹簫簫女誘東牆

卷之十三

張探蓮隔年冤報

卷之十四

邢君瑞五載幽期

卷之十五

文昌司憐才慢注祿籍

卷之十六

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

卷之十七

劉伯溫薦賢平浙中

卷之十八

商文毅決勝擒滿四

卷之十九

俠女散財殉節

卷之二十

巧妓佐夫成名

卷之二十一 假隣女誕生貴子

卷之二十二 宿宮嬪情滯新生

下 冊

卷之二十三 救金鯉海龍王報德

卷之二十四 認回祿東嶽帝種鬚

卷之二十五 吳山頂上神仙

卷之二十六 會稽道中義士

卷之二十七 洒雪堂巧結良緣

卷之二十八 天堂匠誤招樂趣

卷之二十九 祖統制顯靈救駕

卷之三十 馬神仙騎龍昇天

卷之三十一 忠孝萃一門

卷之三十二 薰蕕不同器

卷之三十三 周城皇辨冤斷案

卷之三十四 胡少保平倭戰功

附西湖秋色

西湖二集總目終

西湖二集 卷之一

吳越王再世索江山

蕭條書劍困埃塵。十年多少悲辛。松生塞澗背陽春。勉強精神。

且可逢場作戲。甯須對客言貧。後來知我豈無人。莫謾沾巾。

這首詞兒名畫堂春。是杭州才子馬浩瀾之作。因國初錢塘一個有才的人姓瞿。名佑字宗吉。高才博學。風致俊朗。落筆千言。含珠吐玉。磊磊驚人。他十四歲的時節。父親還不曉得他有才華。適值父親一個相好的朋友張彥復。從福建做官回來。望他父親。因具鷄酒款待。瞿宗吉從書館中而歸。張彥復就指鷄爲題。命賦詩一首。宗吉應聲道。

宋宗窗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

自是范張情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

張彥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詩一首爲贈。

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蘭玉姿。

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

自此聲名傳播一時。有名先達之人。都與他爲忘年之交。那時第一個有才的是楊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先生。聞其才名。走來相訪。因試其才學何如。將自己所賦香奩八詠。要他相和。瞿宗吉提起筆來。一揮而就。

花塵春跡道。

燕尾點波微有暈。鳳頭踏月悄無聲。

黛眉顰色道。

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

金錢卜歡道。

織錦軒窗聞笑語。採蘋洲渚聽愁吁。

香頰啼痕道。

斑斑湘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

瞿宗吉一一和還。楊廉夫嘆服道。此瞿家千里駒也。從此聲名大著于天下。雖然如此。有才無命。筆下寫得千百篇詩賦。囊中尋不出一二文通寶。真是時也。運也。命也。所以感慨興懷。

賦首詩道。

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

筆端花與胸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

遂做部書名爲剪燈新話。遊戲翰墨。以勸百而諷一。借來發抒胸中意氣。後來馮浩瀾讀他這首詩。不覺咨嗟感歎起來。做前邊這隻畫堂春詞兒。憑弔瞿宗吉看官。你道一個文人才子。胸中有三千丈豪氣。筆下有數百卷奇書。開口爲今。闔口爲古。提起這枝筆來。寫得颼颼的響。真個煙雲繚繞。五彩繽紛。有子建七步之才。王粲登樓之賦。這樣的人。就該官居極品。位列三台。把他住在玉樓金屋之中。受用些百味珍羞。七寶床。青玉案。琉璃鍾。琥珀濃。也不爲過。耐造化小兒。蒼天眼瞎。偏鍛鍊得他一貧如洗。衣不成衣。食不成食。有一頓沒一頓。終日拿了這幾本破書。詩云子曰之乎者也。個不了。真個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憐也不。可憐。所以只得逢場作戲。沒緊沒要。做部小說。胡亂將來傳流于世。比如三國時節。曹丞相無惡不作。弑伏皇后。董貴妃。漢天子在他荷包兒裏。隨他扯進扯出。吐氣成雲。喝氣成雷。果然是。在當時險奪了玉皇尊。到如今還使得閻羅怕。誰敢道他一個不字。却被我朝山陰一個文人才子。徐文長先生。做部四聲猿。名爲狂瞽史。漁陽三弄。請出禰正平先生。一邊打鼓。一邊罵座。

拍手畫脚。數數落落。罵得那曹賊啞口無言。好不暢快。曹賊有知。豈不差死。真是踢弄乾坤。提傀儡的一場奇觀。做個千秋話柄。激勸傳流。一則要誠勸世上都做好人。省得留與後人唾罵。一則發抒生平之氣。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哭欲跳之意。盡數寫將出來。滿腹不平之氣。鬱鬱無聊。借以消遣。正是。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

逢場不妨作戲。聽我舌戰紛紛。

看官。你道杭州人不拘賢人君子。販夫小人。牧童豎子。沒一個不稱贊那吳越王。凡有稀奇古怪之事。都說道。當先吳越王怎麼樣。可見這位英雄豪傑非同小可。還有一件好笑的事。那寶石山脚邊石塊之上。鑿有斗大的痕跡。說是吳越王卯子痕跡。道當日吳越王未遇之時。販鹽爲生。挑了鹽擔。行走此山。忽然大雨地滑。跌了一交。石頭之上。印了兩個卯痕。後來杭州作耍之人。故意鑿成斗大。天雨之後。水積其中。又捉弄那鄉下的愚民道。這卯池中水。將來洗目。其目一年不昏。鄉下愚民聽信其說。時將這卯水洗目。杭州人之好作耍如此。你道不是一件極好笑的事麼。然在吳越王未遇之時。安身無處。這個卯袋不值一文錢。及至做了吳越王。保全了幾千百萬生靈。後世稱他英雄。連這個卯袋都鑿成模樣。把與愚民徘徊瞻眺玩弄。撫

摩起來。可見卯袋。也有交運值錢的時節。何況其生平事業。不嘖嘖稱歎。然吳越王發跡的事體。前人都說過。在下爲何又說。但前人只說得他出身封王的事。在下這回小說。又與他不同。將前緣後故。一世二世因果報應。徹底掀翻。方見有陰有陽。有花有果。有作有受。就如算子一般。一邊除進。一邊除退。毫忽不差。看官。你道從來得天下正的。無過我洪武爺。驅逐犬羊腥膻之氣。掃除胡元濁亂之朝。乾坤重闢。日月再朗。這是三代以來。第一朝皇帝了。其次則漢高祖驅除暴秦。滅焚書坑儒之禍。這也是極暢快的事。所以洪武爺得天下之後。祭歷代帝王之廟。各帝王神位前。都只一爵。獨于漢高祖前。笑對道。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憑籍。以有天下。唯我與爾不階尺土。手提三尺。以致大位。比諸君尤爲難得。可共多飲一爵。這是不易之論。然雖如此。漢高祖怎比得洪武爺。若論唐太宗把宮人侍父而劫父以起兵。這也難算得天下之正了。若是宋太祖欺孤兒寡婦。因陳橋兵變。軍中黃袍加身。就禪了周朝之位。這也一發難說得天下之正了。所以岳正做首詩道。

黃袍豈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

又有詩道。

阿母素知兒有志。外人剛道帝無心。

這便是千古斷案。誰知報應無差。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那報應錄滅國之報。說得分明道。

宋太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熈爲元所虜。以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宋亡于厓山。宋興于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于德祐元年。少帝止六歲。至于諱顯熈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于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于元。

這般看將起來。連年月都一毫不差。可見報應分明。天道不爽。只因宋太祖免生民于塗炭。寬弘大度。立心仁厚。家法肅清。所以垂統長久。有三百餘年天下。這真如少債的一般。從來沒有不還的債。但那報應錄上。只說得明白的報應。不會說得陰暗的報應。看在下這回吳越王再世索江山。便見分曉。正是。

冤冤相報。劫劫相纏。

借他一兩。還彼千錢。

何況陰謀。怎不回還。

試觀吳越。報應昭然。

話說這吳越王姓錢。單諱一個鏐字。字具美。本貫杭州臨安縣人。住在石鑑鄉。臨產之時。父親走到灶下取斧劈柴燒湯。見一條丈餘長的大蜥蜴。似龍非龍之狀。搶入室中。父親老大吃驚。隨步趕進。忽然蜥蜴鑽入床下。卽時不見。隨產個小兒下來。滿室火光。驚天動地。隣家都來救火。及至走進錢家。又不見一點火光。人都以爲怪。父親說生了一個妖怪。要投井中。渰死。虧得隔壁一個婆婆勉強挽留得住。因此取名爲錢婆留。四五歲之時。里中有一株大樹。他與羣兒戲耍。便走到大樹之下。坐于石上。就像帝王一般。指麾這些兒童征戰殺伐。各有隊伍。號令嚴明。兒童都懼怕他。不敢不遵其約束。臨安東峰有塊圓石。其光如鏡。名爲石鏡山。錢鏐自己炤見頭上冠冕。儼然王者之狀。回家對父親說了。父親只道他說謊。同他走到石鏡前一炤。委是如此。恐惹出是非。就對石鏡禱祝道。倘日後有如此之福。願神靈不要炤見。省得是非。祝罷。便從此炤不見。父親暗暗歡喜。後來長大成人。相貌魁梧。膂力絕人。不肯本分營生。專好做那無賴之事。有西江月爲證。

本分營生不做。花拳繡腿專工。棍鎗呼喝。騁英雄。說着些兒拈弄。鬻販私鹽活計。貝戎不恥微縱。骰盆六五叫聲兇。破落行中真種。

話說錢公貧窮徹骨，鬻販私鹽，挑了數百筋鹽在肩上，只當一根燈草一般。數百人近他不得，以此撒潑，做那不公不法之事。但生性慷慨，真有一擲百萬之意。在賭博場中，三紅四開，一擲而盡，他也全不在心上。以此人又服他豪爽，縣中一個錄事鍾起，有兩個兒子與錢婆留相好，也是六顆骰子上結識的好朋友。時嘗與錢公相耍，那鍾起是個老成人，見兒子日逐與錢婆留飲博，便大怒道：「賊沒種，只怕哄我兩個兒子好端端的，被破落戶錢鏐引壞了他，好賭好盜，異日須要連累，遂把兩個兒子痛打了一頓，不容他兩個來往，正是：

教子有義方，不容賭博場。

匪人若謝絕，定有好兒郎。

話說鍾起禁絕兒子，不容與錢公來往。錢公得知，好一程不敢上他的門。且說豫章有個術士，善辨風雲氣色，能知治亂窮通。因當初晉時郭璞先生，有句讖語道：

天目山高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

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

那術士道：「此時正是五百年之期，該出帝王之時。况斗牛間又有王氣，斗牛正是錢塘分野，其中必有異人，遂取路到錢塘來，細細占驗。那王氣又在臨安地面，遂走到臨安，假作相士。」